

紅旗飄飄

10



I251

I251
(W) 12
10

0081502



1938年毛主席和徐老在延安合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1502

637205



第10集 1959年1月出版

目次

毛主席在鄂都.....	傅連璋	3
青年的引路人.....	蒲公英	13
——記1945年在重慶見毛主席		
平凡的故事,高尚的品德.....	彭文龙	25
——記徐老二、三事		
林彪同志和我們一起战斗.....	大校 潘 峯	44
彭德怀同志的几个小故事.....	顏 甫	49
刘伯承同志关怀伤病員.....	陈友孟	53
賀龙同志在赤溪河畔.....	赵清学等	57
射击英雄魏来国.....	中 奕	61
气壮山河.....	中将 李天煥	73
——紅西路軍远征記		
惜別四明.....	山东省省长 譚启龙	112
忆烽山之戰.....	張 明	117
新疆獄中斗争記.....	楊南桂	122
詩兩首.....	謝覺哉	156

回民之母..... 中共吉林大学党委第二書記 陈靜波 159

——記回民支隊長馬本齋之母英勇殉国

山谷中的搏斗.....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 楊尚奎 176

——記英勇頑強的游击队员羅紹增同志

刘愿庵同志回忆片断..... 成都市市长 李宗林 181

十年前的战友..... 陈登科 188

——忆路汀

老工人回忆录

旧社会的苦处断不尽..... 牙生庫尔班 201

想起当年泪滿襟..... 薛淑华 206

砸飯房的故事..... 洪 禹、万 江 218

香港海軍船塢里的斗争..... 朱执中 220

——老工人麦耀全談往事

黎明前的战斗..... 白 明 227

封面：紅軍过草地(油画)..... 刘 齋

插頁：1938年毛主席与徐特立同志在延安合影

毛主席在鄂都

傅連璋

1934年9月初，党中央委员会駐在离瑞金三四十里的梅坑。那时我在中央紅色医院里当院长。一天，我带着医助鍾福昌同志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由于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当时毛主席很瘦，身体不好，組織上原想派陈炳輝同志（医生）去护理毛主席。为这事，中央总务处的袁福清处长和我，已經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一趟，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只要一个医助，袁福清同志和我还是想派个医生去，毛主席却說：“现在部队很需要医生；我們的医生又很少，我自己怎么好用一个医生呢？”我想：虽然我們医生不多，但也有几个，調一个医生护理毛主席本是天經地义的事。毛主席最后还是沒有答应。这样，我只得在医助中东挑西挑，挑了个鍾福昌。

鍾福昌是共青团員，才十七岁，长得挺壮实，整天笑嘻嘻，脾气很好，技术也不错。当我經過反复考虑，挑中了他后，就告訴他。他听了，兴奋得脸都紅了起来。

那天，我带着他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一路上，我也为他高兴。能跟在毛主席身边，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我羡慕地看看他，見他很激动，脚步輕快而有点慌张。我一面走一面囑咐他：“到了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細心謹慎，好好护理毛主席，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訴我，我帮助你解决。”这些話，我已經在这几天跟他說过好儿遍了，这时不知为什么又說起来。鍾福昌嘴角上挂着笑容，一面点头一面說：“我一定好好护理主席，随时向你报告。”

毛主席住在村里一家老百姓的屋子里，我們一进去，見他坐在

一张小桌子旁写东西，桌上还放着一把小茶壶和几个土碗。見我們进去，毛主席放下手里的毛笔，站起来，讓我們坐下，給我們倒了兩碗茶，又拿出战斗中繳获的糖果餅干，招待我們。

“主席，我派了一个医助，来照顧你。”我喝着茶說。

“好啊！”毛主席說。

我向他介紹了鍾福昌同志的情况，說鍾福昌是江西人，在紅色医务学校里訓練出来的，学习成績很好。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轉向鍾福昌，亲切地問他多大年紀、什么文化程度，又問他家中的情况，見他端坐着，也不喝茶，也不吃糖果，象个客人，就拿了一些糖果放到他面前，溫和地說：“不要客气，吃一点。”鍾福昌一点也不拘束了。又談了一会，毛主席叫鍾福昌回去准备一下东西就来，我倆就走出了毛主席的住处。我对鍾福昌說：“你看主席瘦得很，以后吃飯睡覺你都要好好照顧。”第二天，鍾福昌背上一个紅十字挂包，帶了一些必需的东西，就去护理毛主席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中央紅色医院里給紅軍伤病員看病，突然接到張聞天同志的電話，叫我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不知什么事，急急地赶到他那里，謝覺哉同志也在，我見他倆脸上現出焦急的神色。張聞天同志一見我，就說：“毛主席病了！”

“主席病了？”我驚訝地又問了一句。

“是啊！病了几天了，燒得很利害。你看怎么办？”張聞天同志說。

我听了心一顫，上次去，他不是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得这么利害？我来不及多想，說：“我馬上就去給主席看病。”

“很好！”張聞天同志和謝覺哉同志同时說。

当时毛主席已到零都去了，离梅坑有一百八十里路。我把医院里的事情交給了陈炳輝同志，把各种急救藥品、听診器、体温表和注射器等等放进药箱，要了一匹馬，騎上就往零都跑。

这时虽然是初秋季节，但太阳还很毒，天气悶热。我騎在馬上拚命地朝前赶，一刻也不敢停留。不一会，全身已淌滿了汗，衣服

也湿透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热，心里还冷冰冰的。在路上，想到十几天前的事，我真懊悔，当时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派个医生跟着毛主席；要是有了医生及时诊断治疗了，说不定毛主席的病不会拖这么多天。这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百万大军向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敌人穷凶极恶，不但对我们进行军事上的围困，而且在经济上也封锁了我们，企图招死我们，革命正处在非常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毛主席挑起领导红军粉碎敌人的主要担子。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可恶的病菌侵袭了毛主席。

我边跑边想，赶了二三小时的路，天色慢慢黑了，我借着月光，继续赶路。第二天上午，我在一个小镇上买了碗稀饭吃，又跨上马赶路。

跑了一天一夜，当天傍晚，我到了零都。在毛主席的住处门前，碰到了鍾福昌，我来不及跟他多说，就问：“主席在哪里？”

鍾福昌一脸愁容，往日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见到我去，高兴了，马上带我去见毛主席。

我急匆匆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屋里有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铺，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还有一张板凳。床上，冷天当被子盖的毯子垫在木板上当褥子，上面铺一条白洋布单子。毛主席就躺在这张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为了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整年整月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心，劳累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毛主席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睁开眼看到了我，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

我走到毛主席床前，说：“主席，我来了。”

毛主席精神很疲劳，不能多说话。我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进毛主席的嘴里。毛主席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我焦急地等了五分钟，从毛主席的嘴里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无情的水银柱升到一百零五度（即摄氏四十一度），我有点惊慌，极力使自己保持镇静，给毛主席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当时我

們沒有顯微鏡，也沒有愛克司光，不能驗血和透視，檢查只能到這里為止。

為了正確地判斷病情，檢查後，我招呼鍾福昌到外屋，向他了解毛主席病中的情況。

一走出屋，毛主席的文書黃祖炎、警衛員吳浩清、陳昌奉等同志都圍上來，着急地問：“傅醫生，主席的病怎麼樣？”

“熱度很高。”我簡單地回答了他們一句，就問鍾福昌：“主席什麼時候開始發燒的？吃過什麼藥？”

“燒三天了，吃過奎寧，一直不退燒。”鍾福昌說。

“吃東西怎麼樣？”

“三天沒吃東西了，只喝了點米湯。”吳浩清說。

“有時候昏迷嗎？”

“不昏迷，頭痛得利害。”鍾福昌說。

究竟是什麼病呢？憑征象和自己十幾年的醫療經驗，我估計有三種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腸傷寒；一是惡性瘧疾。經過仔細分析，想到毛主席的胸部既然正常，雖有幾聲咳嗽，也不利害，不見吐鐵銹痰，不象肺炎；腹部雖較脹，但經過灌腸後，鬆軟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見斑點，也不象傷寒。三個可能否定了兩個，我判斷毛主席得了惡性瘧疾。據了解，雲都這一帶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會鑽進鼻孔里，老百姓中已有人患了瘧疾，再說這時正是初秋時候，在南方是瘧疾流行的季節，毛主席的床上沒有蚊帳，可能傳染上了這種病。鍾福昌同志雖然給毛主席吃了奎寧，但藥量不夠，不濟事。我作了這樣的判斷後，準備給毛主席注射奎寧和咖啡印，同時吃奎寧丸。我把這意見告訴了毛主席，因為毛主席是很熟悉醫藥衛生的。他同意了。我給他打了針，兩小時後，又給他吃了一片零點三克的奎寧丸。

我叫鍾福昌多給毛主席喝開水，多換換額上的冷手巾，就走出了他的房間。

黃祖炎已把我的背包拿進他的房間里，房里加了一塊木板，擱了個鋪，讓我和他同屋住。這時我才看了看這所房子。這是一家

老百姓的住房，一連三間，左邊一間是毛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中間一間是個廳，警衛員同志和鍾福昌住在裡面；右邊一間就是黃祖炎住的。除了廳稍大一點，兩邊兩間都很小。我走進黃祖炎的房間，坐到鋪上。黃祖炎一邊幫我解背包，一邊說：“你來了就好了。這幾天可把我們急壞了，鍾福昌的藥又不頂事。”

我躺到鋪上，說：“沒有化驗儀器，這病是不大好判斷。”

“是瘧疾？”黃祖炎問。

“惡性瘧疾。”我說。

“這病好得快嗎？”黃祖炎又問。

“會很快好的。”我安慰他，同時也安慰着自己。

我休息了一會，心裡老不放心，又起來去看毛主席，見他睡得很安穩，呼吸也很均勻。我踏著腳走了出來。

這一夜，我睡在床上，聽到黃祖炎的床板老是喀喀的響，外屋廳裡，也不時有人走動。我雖然趕了一天一夜路，但心裡不安寧，眼一合上，不知為什麼突然就驚醒過來，側耳听听對面屋裡的動靜，有時聽到毛主席的咳嗽聲，心裡就象扎上了針一樣，更睡不着了，心想：不知退燒了沒有？我判斷的病情不會錯吧？藥下得合適吧？腦子裡一個勁地翻騰著；有時听不到什麼動靜，眼皮就合起來了。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毛主席床邊，見他已經醒了。我問：“主席，好一點沒有？”

毛主席轉過身來，用手摸摸額角，說：“頭輕了一點。”

我正拿出體溫表，要給毛主席試體溫，他問：“你睡得好嗎？”

“我睡得很好。”為了使毛主席寬心，我撒了個謊，接著問：“主席睡得好嗎？”

“我睡得好。”毛主席說。

我給毛主席試過體溫，一百零二度，退了點。我心里很高興，全身都感到輕快，我的判斷是對的。

“熱度退了點吧？”毛主席問。

“退了點！”我興奮地回答。

我又給毛主席檢查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象昨天

一样，我给毛主席打了一针，又拿出三片奎宁丸，一天分三次吃。

第三天，毛主席的体温退到一百度，额上的湿手巾拿掉了。当我问到毛主席的健康时，他说：“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

这天，和前两天进行了同样的治疗。吴洁清给毛主席煮了点稀饭。

我回到黄祖炎的山房，感到肩上的重担轻了，心里很舒畅。我打了个报告给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的病况，并建议中央和后方的同志吃一点奎宁，以预防疟疾。

心里轻松了，睡觉也香了。第四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有个人走到我床前，温和地问我：“这几天你累了吧？身体怎么样？”

我睁大眼睛一看，是毛主席！他怎么起床了？我急忙爬起来回答：“我很好，主席，你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主席笑着说。

我拿起药箱，随毛主席走到他房中，给他检查身体，一试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银柱稳稳地停在九十八点四度上（即摄氏三十七度）。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全身暖洋洋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我捏住这支体温表，看着里面那一管透明的水银，它今天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发出闪闪的光彩，我越看越可爱，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感激它的心情，好象它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报告了我一个最好的消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钟福昌，告诉黄祖炎，告诉吴洁清、陈昌奉，还要报告党中央，让所有关心毛主席病的同志放下心上的石头吧！

我忍不住心里的喜悦，笑着报告毛主席：“你退烧了，九十八点四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主席也笑了。

这时，我见毛主席已坐到那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纸、毛笔，干什么？毛主席要开始工作了？那怎么行呢？连续烧了六七天，烧得那么高，六七天只喝点米汤，昨天才开始喝了点稀饭。今天虽然退烧了，两眼已陷了下去，脸上没有血色，又瘦又黄，走路来都是轻飘飘的。我是一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

况，就是一个铁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毛主席至少得休息三天！三天！但是，看来毛主席连一天、半天、一小时都不肯休息。他已经在翻阅文件了。我一定得尽到医生的职责，劝阻他。

我走到桌旁，说：“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现在就工作太早了。”

毛主席望了我一眼，象是想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说：“休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

他见我脸上现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我说：“我好了，你放心吧！”

一提到环境，我能说什么呢？可恶的敌人连着向我们发动“围剿”，而且越来越疯狂，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种，把人民永远踩在他们的脚底下。为了击败敌人，毛主席在重病后都不肯休息。毛主席肩上挑的真是一副千斤重担啊！但是，我又想：正因为这样，他应该更加保重身体呀！他却常常只顾工作，白天工作到深夜，深夜工作到天明，第二天睡一会，接着又是开会，看文件，写文章，常常因为紧张工作，忘了吃饭、喝水，冬天忘了寒冷，夏天忘了炎热，生病的时候忘了按时吃药。为了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火，烧毁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毛主席真是操尽了心。

我见毛主席已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不能去打扰他，没办法，只得悄悄地退了出来。

黄祖炎见我出来，低声地问我：“怎么样，主席的病又好了点吗？”

他这一问，我才想到忘了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我说：“主席退烧了。”

“真的？”

“好啊！”

“傅医生，亏得你来了，治好了主席的病，太谢谢你了！”

我的一句话把大家都引来了，吴洁清、陈昌奉等围上来，高兴

得說出各種各樣感激的話。我想：治好毛主席的病是我的職責，我只是完成了一項應該完成的任務。但我見到大家的臉上現出了幾天來第一次笑容，話也多了，低聲地开着玩笑，甚至打鬧起來，我心里和大家一樣痛快。

“主席剛好就在工作了。”我又想起了這件事。

大家一下又靜下來，擔心起來，鍾福昌說：“前幾天，主席已經病了，還一手支著頭一手寫東西呢？”

“主席關心別人的身體，自己總是艱苦工作，鍾福昌到這裡來也改行了。”陳昌奉說。

這幾天沒注意，原來鍾福昌身上背上了駁殼槍，兼做起警衛員來了。

“主席說自己身體不錯，用不着多護理他，我只得干點旁的事。”鍾福昌說。

“傅醫生，你跟主席說說，請他休息幾天。”吳潔清說。

“我說了，沒有用。”我說。

“你們知道，主席肩上的担子多重！”黃祖炎說。

我們想不出別的办法，只好商量好在生活上加倍注意照顧毛主席。我恐怕毛主席工作起來又忘了吃藥，從藥箱里拿出三片奎寧，叫鍾福昌一天三次，按時把藥和開水送到毛主席面前。

這天開午飯，吳潔清雙手端著一個江西出的土罐，放到我面前，說：“主席叫我給你吃的。”

“什麼？”

“雞。”

“雞！”我驚訝地說：“為什麼給我雞吃？”

當時我們生活很艱苦，不用說雞肉豬肉很少見，就是新鮮蔬菜也不常吃到。

“主席說你身體不好，要我買了燉的。”

“主席有嗎？”

“沒有，主席就叫買了一隻。”

“主席吃什麼？”

“还是辣椒、酸菜。”

我心里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眼睛一热，泪珠在眼眶里轉。我过去得过肺病，身体衰弱，这些，显然毛主席还没有忘記。他自己重病剛好，正需要鸡肉营养身体，但还是象平常一样，吃辣椒和酸菜，却买了一只鸡給我吃。我怎么能吃这只鸡呢？

“吳洁清，我不吃，你端去給主席吃。”

“主席交代了，一定要你吃。”吳洁清为难地說。

他把土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走了。我看看土罐里的燉鸡，滿滿一罐，鸡湯上面浮了一层黃黃的油，鸡是好鸡，但这时要我张口吃，真是困难极了。想想毛主席，他总是这样关心同志。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叫我去給何叔衡同志看病，当时我們繳获了敌人的一个馬达，一到晚上馬达隆隆地响，毛主席知道我有失眠症，怕馬达声音吵我，特地在很远的地方給我找了一間房子，讓我住下。这事深深地感动了我，至今还忘不了。現在毛主席又买鸡給我吃。我想啊想的，忽然想到：这恐怕不只是毛主席对我的关心，也是毛主席对我的奖励吧！是啊！当我們在工作中做出一点点成績时，毛主席常常就給我們很大的鼓励。記得1933年，毛主席住在瑞金，有一天夜里發燒了，但第二天要去开一个重要的會議，当晚他把我叫去，对我說：“明天我要去做个报告，你能給我退烧嗎？”我馬上給他检查了身体，开了药給他吃。睡了一夜，毛主席退烧了。后来他竟对張聞天等同志半开玩笑地說：“叫傅医生看病，可以对他下命令，叫退烧就退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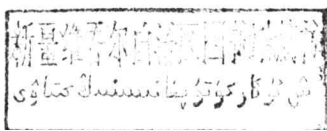
我越想越多，面前的鸡怎么办呢？

这时毛主席来了，我連忙站起来，說：“主席，我身体很好……”

毛主席猜到我要說什么，笑着說：“你吃吧！你吃！”說着就走了。

我只好坐下来吃鸡。——滿滿一大罐，我一个人怎能吃下去呢？我邀黃祖炎、吳洁清等一起来吃，他們一个也不肯来，躲得远远的，我只好一个人吃。这只鸡，我一連吃了三天，九頓，才把它报銷了。

这以后，我每天給毛主席检查一次身体，試一次体溫，都稳定



637205

在九十八点四度。为了防止毛主席重患这种病，我还是每天給他打一針，吃三片奎宁丸。

从第四天起，毛主席就恢复了夜以繼日的工作。

我在毛主席的身边住了十天，見他的病痊愈了，飲食也正常了，每頓能吃两碗飯，就准备回医院去。走以前，我走进他的房里，說：“主席，你病好了，今天我想回医院去了。”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工作，对我說：“你不要走吧，我們买条魚吃，过几天一起回去，我也要到梅坑去。”

我知道，毛主席买魚又是为了款待我，我怎么能再給毛主席增加麻煩呢！因此当天就离开了零都。

不久，我們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零都这十天，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十天。

草原烽火

烏蘭巴干著

这一部长篇小說，描写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科尔沁草原恢复組織，发动奴隶和牧民，向封建王爷及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尖銳的斗争；着力地描写了在敌人的殘暴統治下过着非人生活的年青奴隶的觉醒并投入革命队伍的过程。

作品有力地写出了党的领导与羣众相結合的偉大力量，蒙汉两族人民并肩作战、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兄弟般的血肉关系。刻划出党的优秀工作者李大年和摆脱了奴隶桎梏的蒙族青年巴吐吉拉嘎热等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日本鬼子和达尔罕王爷及其爪牙的丑惡面貌。

作者以充沛的阶级感情和雄劲的笔力，展現出一連串丰富多彩的巨幅画面，有气势磅礴的羣众斗争場面，也有坚貞不屈的爱情和辽阔瑰丽的草原风光的描述。

青年的引路人

——记1945年在重庆见毛主席

蒲公英

山城轟动了

194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这些日子里,重庆报纸上出现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头条新闻:人民领袖毛主席来到了重庆。新华日报的销路激增。人们抢着看新华日报,因为它是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报纸。重庆各报都争着刊载毛主席在重庆各项活动的新聞。

在两路口和都邮街解放纪念碑前^①,分别举办了毛主席的照片展览,一天到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群众。

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館”^②里,向来是各报记者们“抢头条”的地方,这一阵子就更热闹了。

民主党派都分别召开大小会议,忙着分析和研究当前局势。

朝天門正街有一段大马路是黄金、美钞、紗單子^③的交易场所,投机商人们和掮客们每天在这里举行两场集市。这些时候,黄金、美钞、紗單子的价格都看跌,使得其中有些人显得特别紧张。

朝天門灯笼巷的担担面,是全市有名的,食客们每天都要排队,这些时一面吃着,一面“摆着龙门陣”,都是关于毛主席到重庆

① 解放纪念碑那时叫“精神堡垒”,是蒋介石为纪念他提倡的“新生活”而修建的。

② 周公館是当时周恩来同志办公的地方。

③ 紗單子是一种証券,以一台紗为起点。

的新聞，有報上登過的，有輾轉聽來的，說好說壞的都有，談得津津有味。

工人們、學生們、青年們都分別召開了許多座談會和報告會，顯得非常活躍和興奮。

毛主席來到重慶，已然轟動了整個山城。

大家的願望

我們這個青年讀書會，是1940年組成的，最初只有十幾個人，這時已經發展到一百多人了，其中有機關企業的職員，有銀行從業員，有中小學教員，有在大學里念書的學生，都是一些進步青年；大家都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不滿，感到政治不自由，共同的奮鬥目標是要求民主，反對獨裁；要求進步，反對倒退；要求團結，反對分裂。這是在黨的影響下有黨員參加領導的一種群眾性的青年組織。

這個讀書會的活動內容很多，有業餘演劇和業餘歌詠，有壁報，有內部發行的一本不定期文藝刊物“詩文”。在民生路還開了一爿書店，名“兩江書屋”，專門出售進步書刊。另外，為了會員們在生活上發生困難的時候互通有無，還組織了一個儲金互助會。

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有活動，或者是開討論會，或者是排戲、練歌，或者是寫壁報，或者是遠足旅行。我們曾到過南溫泉、歌樂山、沙坪壩、黃桷壩、野貓溪、大渡口、歇馬場、大田灣、小龍坎、鴨兒凼等許多地方，有時還帶些小節目去演出，帶些壁報漫畫去張貼。

經常組織會員去聽名人講演也是讀書會的活動之一。我們曾經聽過鄒韜奮和郭沫若的講演，聽過周總理的政治時事報告和董老的講演。還邀請過沈鈞儒、沙千里、鄧初民等人到會里來作報告。這些講演和報告，都非常受青年們的歡迎。

毛主席到重慶轟動了整個山城，我們當然更加激動。大家一見面就談這件事，那種喜悅和興奮的情緒，是向來少見的。我們特地召集了一次座談會，討論“國共和平談判的前途”。到會的有三十多人，有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意見認為和談能夠成功。理由是毛主席到了重慶，就使得共產黨完全處於主動的地位，人心向和，

因而人心向着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如果破坏和谈，就会丧失人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和谈不能够成功。理由是毛主席到了重庆，的确使共产党处在主动地位，使得人心向着共产党。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是非常顽固的，蒋介石是一个大流氓，政治上反动透顶，手段阴险毒辣，加上美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把持，所以局势非常复杂，和谈不一定能够成功。

两种意见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毛主席到了重庆，使得共产党处于主动地位，使得人心更加向着共产党。究竟和谈能不能够成功，会上没有作出结论。接着零星的意见和要求，一个接一个的提出来了。

有人提议：“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个报告！”

大家一致鼓掌赞成。

有人提议：“我们要求看看毛主席！”

大家又一致鼓掌赞成。

有人说：“如果毛主席不能来作报告，共产党能派另外的同志来作个报告也好。如果我们全体不能够去看毛主席，能够推几个代表去看毛主席也好，因为代表们能够把我们的意见带到毛主席那儿去。”

大家也都一致赞成这个意见。

也有人为毛主席的安全耽心，害怕蒋介石这个独夫要无赖，加害于毛主席。

最后，会议主持人要求大家注意看这几天的新华日报，并答应想法子把大家的要求和意见转达给毛主席。

“是不是回娘家？”

9月29日，得到刘少文同志的通知，要我和另外三个同志明天下午上山，就在山上吃晚饭，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我找着另外三个同志，即夏雷、叶元和白明，商量这件事。

夏雷认为这次上山，一定有要紧的事。我同意他的看法。白明说：“我猜想这次上山，一定能够看到毛主席。”